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煉中修成新宇宙正覺

《明慧網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稿件（三）》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網舉辦的第二十屆中國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交流會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五日開始，十一月十五日結束。敬請各地同修們關注，比學比修，更精進，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三）

让同学同事都得救	3
在生活的魔炼中去执著	12
做同化大法的一个粒子	18
忆迫害初期的一段修炼经历	23
坚持集体学法 坚持讲真相	32
中学教师在校园证实法	36
用慈悲的胸怀救度家人	46

让同学同事都得救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们好！

又迎来了一年一届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首先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今年我想向师父汇报二十多年来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经历。并与同修们共同切磋交流，比学比修，救度更多的众生。

突破怕心 在校园里讲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那年我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一九九九年，中共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在迷茫中度过了两年，但是心中从未放弃修炼。二零零一年，我复习考研时，由于一场大的病业，又唤醒了我心中修炼的正念。那时我高中同学小霞在A大学读研究生，我在她上的大学里复习考研，就借宿在她的宿舍。早上她们去上课，我在宿舍学法。开始我的怕心很重，我把《转法轮》藏在吊柜的夹缝中，看书时爬到吊柜上面去学，有一点动静，就把书藏起来。

师父说：“因为我们影响很好嘛，学员炼完功后把场地扫干净，甚至下雪后把院子都打扫了。我们处处都表现这么好，人家自然就提供方便条件。”（《法轮大法义解》〈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话〉）

我上午学法炼功后，就把宿舍打扫干净，下午才去复习功课。每天卫生检查，我们宿舍都是“优”，室友们都很感动。慢慢的她们也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特别是小菊，还要了《转法轮》书看。后来我放下怕心，敢出来讲真相了，

去复印社印了真相资料，在大学校园里发。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我以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B大学就读研究生。后来小霞说：“我同学对你的印象特别好，你的成绩也让她们吃惊。”这些都让她们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在B大学读研期间，我冲破怕心，给老师和同学们讲真相，在晚上，我自费打印真相资料，送给他们看。有人看的很认真，和我讨论“神可能真的存在”。也有人说：“共产党破坏信仰，对社会是很有害的，人不相信神，社会道德才会这么败坏。”后来我发现他们看完真相资料就扔了，我就说：“你们看完了不想保存，就还给我吧。”这样一份资料可以传给很多人看。有的同学把《九评共产党》保存下来，经常看。有位同学三退后，把《九评》传给其他人，并劝退了一位研究生和大学老师，还给父母讲真相。

我刚给宿舍的室友讲真相时，她们以为法轮功象电视宣传的那样会杀人，吓的连连后退。后来室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看到我的为人，对我非常信任，有什么事都告诉我，有矛盾也找我调解。

我的导师一开始对法轮功不屑一顾，一听真相就发火。我默默的发正念，等她安静下来，就再讲。由于我平时尽量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她感慨的说：“在我带的学生中，你不是成绩最好的，但却是最喜欢的。”导师的丈夫是政府高官，知道很多中共内部的邪恶，所以她到退休都拒绝入党。她在明白天灭中共后，导师选择退出团、队，也给丈夫做了三退。

我还鼓起勇气给教务处的老师送真相资料，没想到她跟我导师告状。我再找这位教务处的老师讲明白真相后，她很支持大法，也对我特别好。硕士毕业时，很多人来送我，有人拉着我的手说：“一定注意安全啊。”也有人发来信息：“你是个好人的，好人会有好报的。”

“你一定要救我啊！”

二零零五年，我研究生毕业，到C公司上班。董事长是加拿大籍华人，经常公开说我工作做得好，要提拔我为部门经理，我也挺高兴。由于显示心和欢喜心被钻了空子，部门经理将我炼法轮功一事举报给董事长，我被辞退了。我约董事长当面聊，给他讲明白了真相。他说：“我开个董事会，看看能不能让你以临时工的身份上班，工资照常发。”可惜董事们都很惧怕中共的邪恶，我只能离职。不过，董事长算是明白了真相，他还和我探讨了修炼的事情及老子的道德经，并说：“共产党的政教合一是彻底错误的。”

这件事情，我向内找自己，董事长对别人说想让我做经理时，我没有考虑部门经理的感受，当时他多难堪啊？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做好，没有错，但不要为了让常人觉的自己好而显示自己。我应该站在经理的角度，做好工作，帮他分忧，而不是显示我个人能干。后来，我给经理讲真相，他明白后，深深的垂下了头。

二零零六年初，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份特殊的工作，需在D和E两个公司之间运作，我就两边同时讲真相。D公司有位博士，性格孤僻，给他讲真相时他从不理我。一次，我与他擦身而过时，感应到他的主元神对我说：“你一定要救我啊！……”我听到后，心中震撼。自此，我有机会就给他讲，他依然保持沉默。有一天，他被副总叫去谈话，回来后对我说：“副总可能很快要找你，是为你炼法轮功的事，你做好准备。”他提前告诉我，我很感动，大法真相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心，他开始保护大法弟子了。

紧接着，副总找到我说：“经过三个月的试用，发现你不适合这份工作。”由于那位博士的提醒，我直接说：“某总，这不是真正原因吧？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才开除我的吧？”副总不承认。我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严厉的说：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用你来教导我？”我温和的说：“这跟年龄无关啊，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世间有个理，人是维护正义还是个人利益，这决定了生命的未来。有人维护大法得了福报，有人却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伤害法轮功学员，使公司难以为继……”他身体一震，我知道他联想到了自己。这个副总本来是E公司的老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就把两位法轮功学员开除了，E公司从此萧条了，他只能到D公司来做副总。

从副总办公室出来后，我又直接找到D公司老总讲真相，发现他是佛教居士，很相信修炼的事。和他交谈期间，他对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回复：“我现在有重要的事，其它事以后再说。”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聆听大法真相中。

修炼人应是默默修自己，慈悲救众生

二零零六年，我又来到F企业的研究所上班。师父说：“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的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我听师父的话，兢兢业业的工作，遇事向内找，在短时间内，公司突破了瓶颈。每年我给公司创造百万的效益，老总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我在工作之余，也向同事讲大法的美好。梅姐明真相做了三退。但是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小红却四处举报我，甚至举报到了省国安厅。几天后，小红查出患淋巴癌晚期，没多久，就去世了。小红的事情让我很伤心，也让我明白了大法的神圣威严不可侵犯！

老总找我谈话，我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

他感慨的说：“你太了不起了！这么年轻敢于揭露中共。我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共产党很坏，我不一定能保护的，我只是一个企业家，中共根本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公司其他领导也都说：“法轮功真了不起，敢于在国内堂堂正正的揭露中共。”后来老总谈了他的经历：八九年他读书期间参与“六四”运动，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亲眼看到很多同学被坦克碾压致死，血流满地。自此他彻底死了心，认为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不会有希望。他说：“如果谁有能力推翻它，我愿意拿出我所有的钱。”

老总称赞我：“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革命家’！”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师父让我讲真相救人，怎么在众生眼里我成了“革命家”？我一次次遭受迫害，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修炼人应该是默默的修自己，同时慈悲的救度众生，不能搞的象常人式的轰轰烈烈。后来由于省国安厅多次骚扰，并欺骗老总把我交出来，老总为了保护我，批准了我的离职申请，还细心提醒我，不要带原来的手机，因为我已经被监听了。

二零零七年，我到G公司上班。主管的学历比我低，他怕自己的职位受影响而排挤我。由于我有在C公司的教训，知道应该放下自己协助他，我帮他查资料，给他解决工作上的矛盾，不求个人名利，主管的工作顺利多了。他从开始特别排斥大法，渐渐明白了很多真相。一年后，老总让我接替他做主管，但此时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他倾诉内心的委屈，我静静的倾听。后来听说他到其它公司做了副总。

G公司里除了我，莲姐也是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公司员工集体罢工，员工拉了横幅，还找来一帮黑社会，老板叫来了警察，双方对峙，整个公司乱哄哄的。我和莲姐在调解的过程中同时讲清真相，我们俩在劳资双方来回讲，讲在中共压制下老板维持企业的艰难和百姓生活的不易。罢

工很快平息了，很多人都明白了中国的问题多、矛盾激化，根子是中共。

自此环境打开了。有一次我讲真相，一群同事听明白后，又来了一群，当有人质疑时，明白真相的人打断他：“你懂什么？闭嘴，别瞎说！”一天午休时间，某部门同事叫我俩去玩，实际是她们想学功，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学了五套功法。

后来我被绑架，在师父的保护下，公司老总想尽办法营救我，在营救的过程中，莲姐也讲了很多真相。我回来那天，同事们都很开心。后来因我怀孕，带小同修，就有几年没工作。

大法弟子不能脱离常人社会

二零一五年，我到H厂做会计，同时协助老板做管理工作。H厂都是女工，喜欢闲聊。一次有人说：“学法轮功的真是吃饱撑的，天天不上班，到处拉人讲……”她这一说，得到一片回应声。我听了心里很难受，表面默不作声，心里想着怎么破除她们的误解。

工人们是计件制，我就把她们零碎的活全包了，提高了她们的工作效率。有时她们有情绪，骂我几句，我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还继续帮她们做事。慢慢的，她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一致要求老板给我加工资，还问我为什么性格这么好？我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的，遇事要找自己的不足。她们很吃惊，说：“你怎么也是炼法轮功的？”就这样，连工厂里骂大法最凶的人也知道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有的人还在工厂里让我教她炼功。

老板以前不明真相，有一天，他坐在我对面自言自语道：“以前我就有点怀疑电视上说的，现在看来法轮功真的是好啊！”最终他和他妻子都明真相做了三退。后来老板接不来单，放了长假，我也由于工作太忙，就此机会辞职了。有些同事当时没来的及三退的，过后在路上遇到，几乎不需

要做太多解释，她们就同意三退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脱离常人社会，否则常人会很不理解。

师父讲：“你们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修炼，同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在常人社会中除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之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与常人社会一样但你是个修炼者，就是这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给未来开创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各地讲法五》〈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我悟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在常人社会中有正常的工作。常人社会是个大染缸，也是个大熔炉，能把我们隐藏的执著和人心勾出来，意识到，修去它。在常人社会中，我们同化法后高境界的行为，众生看到后，会发自内心认同大法，从而得救。

他从举报大法弟子到明真相历经了九年

二零一九年，我来到I公司上班，这是一个家族企业。老板以前就认识我，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炼法轮功吗？”我讲了法轮大法好，他不吱声，看的出他不信。刚上班时，很多同事都因我炼法轮功故意给我冷脸，还因为我硕士学历到工厂来而嘲笑我。我心里想：“既然来了，就不能走，要把这里的众生都救了才行。”

老板给我安排了检测的活，复杂又劳累。我跟着一位小姑娘学，整天被她呼来唤去，做的有疏漏，她还四处张扬。我就尽量把工作做细。期间磨去了我很多人心，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常人同事小刘说：“你看起来有点象个修炼人了。”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对我的肯定。小刘是我从前的同事，因为他

的举报，我被那个公司开除了。再次相遇时，他斜着眼看我，但我知道他有大缘份。他看到我在公司的表现，对我的印象渐渐变了。一次我跟他说：“你们都认为法轮功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他大声说：“我可没说法轮功不好！”有一次，他还说：“共产党是邪教。”我笑了。我给他破网软件，结果被中共拦截，把他叫到派出所，警察问他软件是哪来的，他胆子很小，却一直坚持说是在街上看到的二维码，随手扫的。明白真相的他也开始保护大法弟子了。但是劝他三退，他一直搪塞。离职后，我们再次见面，他终于三退了。他从举报大法弟子到明白真相，历经了九年的时间。

修好自己，把师父安排给我的众生都救下来

二零一九年冬天，我在加班后回家的路上，因骑车摔倒，右腿粉碎性骨折，老板为了给我报工伤，让我虚报是在公司受伤的。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做假，工伤的钱我不要。”老板从那以后，就把公司的机密都告诉我，并说：“你的人品，我相信。”我的腿不治而愈，也让同事们看到了大法的超常。

二零二零年冬天，工厂新上了一道工艺，老出废品，月损失上百万，老板非常着急。我想到修炼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就帮他查资料做实验，并与同事出差到外省学习。问题解决了，同事们对我的嘲笑变成了赞叹，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本事，而是师父在帮助我打开救人的环境。

从前老板说我们炼法轮功、讲真相是神经病，最后老板及家人基本都明真相，三退了。I公司的主管和很多员工，在大法真相的感召下，有很多也相继三退了。后来丈夫找工作，结果省城的J公司却非常希望我去上班。我离职到省城上班后，I公司的老板还给我发短信说：“你如果回来，就来我这里上班，随时随地都可以。”

二零二二年夏天，我到省城的J公司上班。刚来几天，经理给我鞠了一躬，说：“我们这些人都指望你了。”省城的同事年轻单纯，但是党文化、无神论和现代观念都很重，讲真相的难度很大。刚来的时候，我还有很重的心脏病业假相，试用期要天天加班，身边没有同修，疫情封城又很长时间回不了家，见不到老家的同修，心里很苦，路走的很艰难。但是看着这些可贵的众生，我一定要在这里呆下去，直到把他们都救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中病业假相消失了。

去年疫情解封时，公司同事绝大多数都阳了，我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当时我心想：“如果我也跟他们一样，怎么救人呢？这是在给大法抹黑，同时干扰众生得救啊！”就发正念解体破坏大法和干扰众生得救的旧势力和邪恶因素，结果症状一下消失了。我精神饱满的工作着，同事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几位同事明真相三退了，其他同事也在慢慢了解真相中。我努力工作，老板的助理说：“老板对你的工作特别肯定。”在小事上，我也能渐渐的发现自己的执著。师父说：“怀大志而拘小节”（《精進要旨》〈圣者〉）。我发现细节做好了也能打动人心。

其实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摔过很多跟头，有些错误也犯的很大，但是我想起师父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精進要旨三》〈走出死关〉），“做好了就是你证悟的一切，把其整理出来，去掉糟粕，留下来的精华就是你的成功之路。”（《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所以，在今年的大陆法会中，我就选择了自己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做的比较好的部份，写了出来。

感恩慈悲的师父！为了度成我们，一直给我们从新走好的机会。我希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把师父安排给我的众生都救下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在生活的魔炼中去执著

文：河北大法弟子 净莲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多年了，没有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在家庭环境中修炼，在小事中魔炼心性。我经历过修去执著的剜心透骨，也有过提高心性后的轻松与喜悦。

一、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

我与丈夫的婚姻是在磕磕绊绊中走过来的，我总觉的他对我不好，所以想起一些事情就流泪。我怪他不做家务，不知道心疼人，总爱喝酒；怨他总是晚上很晚才回家，甚至夜不归宿。我是在传统家庭中长大的，丈夫的行为使我颠覆了对婚姻的认知，甚至使我对异性产生了排斥和恐惧的心理。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不仅仅是主妇，而且还要工作。我与丈夫的关系不好，我俩常常是互相伤害，不能理解对方。三个孩子的家庭，家务本来就很多，但是丈夫脾气暴躁，不做任何家务。他还总在外面喝酒，常常深夜不归。回到家里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婆婆每天也冲我摆脸子，说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好。有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到了极限。

我觉的活着简直太苦了，有时也想到离婚和逃离家庭。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不能逃避矛盾，而是要在矛盾中修出来。我开始审视自己，我为什么这样痛苦？

师父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转法轮》）

我知道，一切都有因缘，自己欠下的债，就要去承受偿还。可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这么痛苦呀？向下找下去，我忽然豁然开朗，我是站在常人的层次中看问题，陷在矛盾中消极的承受着，我想要的也是常人中的东西：我希望丈夫和婆婆能体谅我的不易，能得到他们的喜爱和夸赞，追求常人中的家庭幸福。可是常人中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因缘和业力促成的。怎么能是想追求什么就能追求来的？追求来，追求去，到头来只不过是给自己徒增烦恼而已。

我应该从矛盾中跳出来，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不管矛盾怎样的尖锐、繁乱，不管别人表现的怎样，我能做的就是用大法洗净自己。常人的表现再怎么样的不合常理，都不要看别人，不要使自己陷在矛盾中，要把这些看成是自己提高的好机会。我要做到只看自己，要体谅别人的不易，向内深挖自己的执著心，提高上来。要面对这些矛盾，使自己做的更好，消自己的业，洗净自己。体谅别人，不要为自己辩解，要毫无所求的对别人好。

我不再觉的自己苦了，耐心的照顾和教导三个孩子。虽然时常也有窘境出现，我也能坦然面对了。我做家务时，丈夫躺着刷手机，我也能笑呵呵的面对了。我对自己说：“不看别人，只看自己。自己做好，去掉妒嫉心。”

我要求丈夫做什么事时，他躺在床上好象听不见一样，也不做。我不生气了，也不去指责他了，而是自己默默的把事情做好。面对婆婆的指责，我也能体谅她的不易了，

我尽量做的令她满意，而不是感到委屈了，并且我也不再为自己辩解了。

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我就能真切的体谅到丈夫和婆婆的不易了。丈夫在外面干活挺累的，而且现在的社会，工作和生活都有相当大的压力，他把家当作了温暖的避风港，回家就愿意休息。这没有错，我应该体谅他，给他温暖，而不是对他心生怨怼。

婆婆年纪大了，还要帮我做家务，我更应该体谅她，对她好。我放下了自己，不再要求他们对我好，体谅我，而是毫无所求的对他们好，自己做好，使自己完全同化真、善、忍，成为完全为他的生命。

我这样做以后，家里的气氛好多了，我家现在充满了欢声笑语。放下自我后，我感到了身心的轻松，修炼真的很美好。

二、与大伯哥一家相处中去执著心

在现代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下，利益成为了亲人之间一个难过的坎。我家和大伯哥家存在着很多的利益纠缠，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对大伯哥一家不满的想法，甚至有点积怨很深了。虽然最后自己也做到了让房、让地，但心里不平衡，老是揪着自己的心，心里时常冒出很多负面的想法。

师父说：“为利者六亲不认”（《洪吟》〈做人〉）。

我深挖自己，我所有负面的思想都来源于放不下利益，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因而产生了怨恨和嫉妒心。我放淡利益，真心的对别人好，所有负面思维都会没有，心会变的很轻松。

记的我看过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写到自己买到了一堆坏瓜。同修想到的不是找瓜农去理论，而是在心里庆幸瓜

农今天没赔。同修完全站在了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我与同修的差距何等远呀。我应该高兴大伯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应该替他高兴，而不是心里不平衡。

其实，好多时候也是在小事中魔炼心性。比如，在婆家吃饭时，侄女的孩子还小，大家都吃饭了，我给侄女抱孩子，让她们先吃。可是等我吃的时候，一块排骨都不剩了，还把苍蝇叮了很久的蛋糕给我吃，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向内找，还是自己有嫉妒心，希望别人能够尊重自己，希望别人能对自己好，希望自己的善心能得到回报，还有对吃的执著心。我放不下自我，就不能真正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不能坦然接受自己所遇到的一切，就达不到无我无私的境界。

每一个执著心，都是我修炼道路上绑在我身上的一根根缆绳。去不掉常人中的执著，就永远离不开这里，就会是这个境界中的生命，就体会不到高境界的美好。我现在看淡了常人中的一切，真心的对大伯哥一家好。他们来了，我热情的招待他们。去掉了执著心，我真的感到浑身轻松。

三、与妹妹相处中去人心

由于我觉的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使我更珍重与父母和妹妹的亲情。我真心为父母付出，从各方面忍让妹妹。可是在好多事情上他们对我的打击，使我对亲情心灰意冷，也使我感到了世间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

妹妹家庭条件很好，有很多房子和门市。而我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拮据，现在还租房住。妹妹和妹夫总是表现出对我和丈夫的不屑。我没有在乎他们的态度，和他们正常交往，在经济上从来都不占他们的便宜。

妹妹因为腿骨骨折住院期间，我耐心的照顾她，给她

清理屎尿，并且忍让她的坏脾气，给她耐心的讲真相，她也很认同法轮大法好。

可是妹妹出院后，又恢复了对我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并且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嘲讽，语言和行为中总是对我充满了歧视。我开始审视我自己，我对妹妹有很深的亲情。因为我在婆家得不到温暖，所以很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亲情和温暖。

师父说：“佛家把人世间的东西看的很轻，它认为人活在上，生生世世不知有多少父母。你把这些执著心全放下，清清净净的去修，你才能修成。”（《转法轮（卷二）》〈不修道已在道中〉）

我悟到，人世间的各种缘份都是因果化来的，也都是靠不住的。在这个人间不管和我是什么关系的人，父母、兄弟、夫妻、儿女，我都应该放下对他们的情，把他们当作众生，用慈悲去对待他们。情是三界内的东西，有情就会有求，就会有私。只有放下情，才能生出慈悲心来，才能真正的对别人好。

为什么妹妹对我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我向内找自己：我也有这种自大的心，觉的自己比别人付出的多，觉的自己有功。觉的自己是个修炼人，比别人做的都好，所以看不起别人，执著自我。多危险呀，这离自心生魔还远吗？妹妹是把我的执著表现给我看的呀！我也存在对房子的执著，希望自己经济条件好一些，认为那样除了能让自己过的好一些，同时也能更好的证实法。

人的一生都是定好了的。我应该放下对常人中幸福生活的追求，顺应命运对自己的安排。穷与富在我的心里没有了概念，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己应该在其中洗净自己，洗清自己的罪业，提高上来。而且我现在的经济收入可以供我租房子，可以提供养育三个孩子的

各种花销和家庭的各项支出，我还追求什么呢？再有过份的要求，不是对人世间的名利太执著了吗？正因为我对常人中的东西放不下，所以才有了妹妹对我经济条件的讽刺。

认为自己经济条件好了才能证实法，才能更好的讲真相，这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要从根本上启悟众生的善念，而不是用利益和好处去诱导众生。

四、修炼感悟

生命有不同的境界，这样宇宙才更加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对不同境界的生命，只有宽容和慈悲，而不是强制和苛责。我能做的就是修好自己，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境遇，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修炼出来，使自己成为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净莲。同时，从根本上真正的去引导众生重德向善，从而使他们得到真正的救度。

虽然我还生活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可是我觉的常人中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远了。回头再看看那些矛盾和爱恨情仇，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旧宇宙是为私的，我们脱不掉私的壳，就离不开旧的宇宙，就会受旧势力的控制。脱掉了私的壳，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与层次，才能感受到身心的轻松和修炼的美好。在洪大的宇宙面前，我只有保持谦卑之心，才能修好自己。

由于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做同化大法的一个粒子

文：辽宁大法弟子 如玉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九年之前修炼法轮大法的中年大法弟子。在二十多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风风雨雨。下面我谈一谈近几年背法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

一、从个人背法到集体背法

我是从二零一七年开始背法的。一九九九年大法被迫害之前，我背《转法轮》到二十一页时，中断了；前几年，我从二十一页背到六十七页，又中断了。这次，我就是从六十七页再开始背法的。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完完整整的、一字不差的把这部大法带回我的天国世界。既然我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我在背法、同化大法时，我天国世界的众生也在同化大法，他们也会被法轮大法救度。要是能把这部大法一字不差的背下来，那该多好啊！这个愿望是好的，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开始，我和同修是在集体学法之前相互检查，看看这周背的法准确与否，熟练与否。快的话，一个星期能背法五、六页，慢的话，能背三、四页。往往在家背的挺熟，可当着大伙的面，一背就紧张，就容易背错或卡壳、忘记。

为了更好的背法，使自己完全溶于法中，那时我在散步、坐公交车、讲真相往返的路上，都在背法。后来我和同修每星期通读一遍《转法轮》。不参加集体学法时，我就自己背法。没有了同修间的督促，我依旧自己坚持背法。我用了三年的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

和精進的同修比起来，这不算什么。但背法贵在坚持，无论每天背多少，背的快慢，关键是能把法真正学进去。每背完一段法时，我都会抄写一遍，然后再背。我看明慧

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说背法时大法书的每个字都能印到脑子里，都能显现在眼前。我也试着做了一段时间，效果很好，背完后印象很深。

后来我背完一段法，就默写一遍，看看有没有错字，标点符号是否准确无误。当然，每段还是会错八、九处。有一次背法前，我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清除对我背法的干扰。结果那次背法后默写的时候，竟只有一个地方有错误。看来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可惜后来没长期坚持这么做。现在如果有时间，我在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之后，会再延长十五分钟发正念。

由于长期坚持背法，我和同修见面谈完修炼的事之后，常人嗑少了，知道应该向内找，修自己了。以前我总是拿法衡量别人，现在知道用法衡量自己了。也不再盲从跟风，学人不学法了。以前我总用人情、观念对待同修、整体中出现的现象和发生的事情。而且“一说就炸”，不让人说话。总是没有耐心倾听别人的话，急着表达自己。别人一说到我的缺点，我就不爱听，就急眼，就急着为自己辩解。

无论是同修、同学、老师、家人、朋友、上司，只要做的事不符合我的想法、观念，我就会毫不客气、毫无保留的指出对方的问题，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意见，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我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慢样子，教训人都成了习惯。搞的大家都“怕我”，我用自己满身的党文化强加于人。

随着背法、修炼，慢慢的，这种不好的物质在变弱，现在几乎是没有了。现在执著心一出来，我就能及时抓住它们，不被它们带动。每当炼功心不静时，想入非非、乱七八糟的思想杂草般滋生时，我就能很快清除掉这些东西，心也清静多了。我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在溶于法中的这段时光中，不知不觉的变的沉静、清静，这是我自己能

感受到的。亲人、以前的同事也能看到、感受到我的变化，感到我不再乱发脾气了，人变的平和了许多。

后来听说有同修已经开始集体背法了，可我还是有障碍，觉的这样快，能背扎实吗？一天，我和同修试了一下，结果背的真是挺快的，一天就背了六页，这是自己背法所不能想象的。在我开始第二遍背《转法轮》时，就和同修开始集体背法。每次都能背三、四页，快的能背五、六页。每一段法大家开始集体读几遍，读熟了，自己默背一会儿，然后就开始一个人一个人单独背。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大都是涉及到另外空间的问题，或是我们在这方面法理不清晰，或是我们在这方面心性存在问题，往往就不容易背下来。我们就开始向内去找，看看自己修炼中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找，问题就解决了，法也就顺利的背下来了。

背完法回家后，我一般都要复习一遍。有的老年同修特别认真，往往还事先预习一遍，怕自己背的慢，影响大家的背法进度。历尽了重重魔难，虽然中间也受到过干扰，但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大家感觉收获很大，集体学法时打瞌睡的现象少了。大家感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整体配合的力量很大。

现在我们正在集体背第二遍《转法轮》。每当背完一个标题，我总会自己把这个标题再背一遍。一讲背完，我再把这一讲自己连读带看的背一遍，加深印象。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把这部大法完完整整的、一字不落的背下来。

二、在同化法中提高心性，整体配合救度众生

当第一遍《转法轮》快背完时，我和同修一起出去救人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绑架到派出所。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很快回了家，但还

是给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所以在救人的事上我一直正念不足，疑心、怕心的干扰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

后来开始集体背法，大家交流的机会也多了，就专门对怕心的问题学《道法》这篇经文，使长期处于这个魔难的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是跟随师父同化大法、救人的，不是来被迫害的。我们与众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摆正这个关系后，我再出去讲真相时，正念足了许多。

由于集体学法时间加长，而且是一直在读，所以到了下午容易犯困，还口干舌燥的。尤其是夏天，这种现象就更显的突出。大家或是洗洗脸，或是喝咖啡、浓茶提神。每次背法前，我们都会集体发正念，清除对我们背法的干扰。

小组有不同年龄段的同修，而且开始背法的时间长短不同，所以背法的速度自然是不同的。大家在相互鼓励的同时，也在扩大心的容量。因为八十岁的老年同修自然背的有些慢，遇到自己背不会的段落时，也有些着急。大家就一起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再连起来就容易背了。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同修们彼此携手前行，都增加了背法的信心。

法学好了，整体配合出去救人就顺理成章了。而且在同修正念之场的作用下，讲真相成功率高，众生接受真相度也很高。有一次，一位同修说啥也张不开嘴讲真相，找不着感觉，我们就发正念加持她。一会儿，这位同修就劝退了一个人。她自己当时不知道，回头一看，我们在给她发正念呢，而且就是针对她张不开嘴这个不好的物质发的。因为大家配合时间长了，都有了默契，知道同修的障碍是啥。

即使不擅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会一起出去，采取各种方式去救人，即使一次讲退了一个人，也没有白白出去，只要走出去就会有收获。即使没有劝退成功，也会

正念加持特别的同修。我们不论寒暑，都是长期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年纪大的同修也克服了困难，克服了冬天路滑怕摔跤的人的观念。

一位八十岁的同修，集体背法前出现了病业假相。由于自己正念不足，在亲人的劝说下，去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同修们没有埋怨指责，而是正念加持她，与她在法上切磋，增强老同修的正念。老同修接受了这次教训，从此在修炼上勇猛精進。她背法很认真，每次集体背法前都预习，背完后回家复习。现在老同修身轻体健，体现了大法的超常，亲人和周围的人都感佩大法的威力。她用亲身实践证实了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大家就这样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

背法在我地区形成了很普遍的一种学法方式。我能接触到的同修当中，几乎人人都在背法。原来每年到“四·二五”、“七·二零”这些日子前后，我地区都会发生大面积绑架事件。由于学法的深入，这种事情发生的少了。同修中大帮哄的现象也少了，遇到问题都能找自己的不足了。

在二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收获了许多。我从青年步入中年，历经了岁月的累积；由青涩到成熟，由浮躁到沉静；由对大法的感性认识，升华到了如今的理智清醒；由对师尊常人式的感恩戴德，升华到了对师父、对大法金刚不动的正信。

其中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是在迷中修的我还无法知道的。我每每想到此，无限感恩的泪水都会如泉涌般滑落。在这纷繁的乱世中，我只愿做同化大法的一个粒子，跟随师父进入到未来无限美好的新宇宙。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忆迫害初期的一段修炼经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这是我在迫害初期的一段修炼经历。回忆当年，促自己修炼如初。

我至今仍然记的很清楚。那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一个信基督的邻居跑到我父母家，叫我父母赶快看电视。当时正值暑假期间，我带着女儿回父母家度假。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快打开电视，映入眼帘的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从头到尾都是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谎言铺天盖地，真有天塌之势。

我当时就懵了，怎么会这样？！政府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瞪着眼睛说谎？我心痛、愤懑、欲哭无泪。当时的感觉就是被中共假新闻的胡说八道气的伤心到了极点。以后的日子里，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滚动式的播放谎言新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几天我还看电视，后来我干脆就不看了，躲到别的屋里。

我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我修炼大法前，父母曾让我跟他们信基督，可我怎么也听不进去，不是睡觉，就是觉的无聊，所以一直没有走进去。而他们看到电视中的造假新闻，信以为真，给我很大压力，我经常偷偷的掉眼泪。女儿还小，她看我这样，也陪着我难过。我不想在父母家再呆下去，决定带女儿回我们自己的家。

一、第一次发资料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的找到同修交流（同修和她丈夫

都修炼)，他们也和我一样，有的只是心痛、难过、着急、气愤，但不知该怎么做。但不管造假新闻怎么谎话连篇，我们就是信师父、信大法，根本不相信邪党的谎言。

我那时刚得法没多久，我只知道师父让我身心健康，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当时我还不明白大法的高深法理，不太理解师父带我们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真正意义。面对诽谤和造谣宣传，茫然的我只有那么简单的一念：师父好，师父正。

在迫害前，我们当地有很多人炼法轮功，迫害后很多人都害怕不炼了。找同修切磋也找不到，找辅导员交流，辅导员说他都没动，别人都不能动。后来经过大量学法，我慢慢悟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当师父、大法遭到污蔑迫害时，我们应该证实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

我想出去炼功证实法，可是从电视中看到，全国各地都有大法弟子出来炼功，可很快就被当地警察抓走了。怎么做更好呢？我们那里比较闭塞，我得法又晚，和外面同修接触不上，不知道如何做。后来同修的丈夫说，他想开他家的三轮车拉我们去北京上访，为师父讨公道，我们都同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如愿。

也许师父看到我们有那颗证实法的心，就做了安排。转过年来，一个外地同修来到我家，拿了三篇从明慧网下载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我记不清了，但内容记的：一篇是师父为救度宇宙苍生，用了九个月的时间销毁了宇宙中的邪恶，师父的头发白了。看到这，我的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我控制不住哭出声来，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另

一篇是法轮功基本真相，还有一篇是交流大法弟子如何向世人讲清真相。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我和同修马上在当地复印社印了两百张“法轮功基本真相”那篇，决定给世人发放。同时复印了十多份交流文章准备送给同修，唤醒同修。

记的一天晚上，我和女儿把这篇文章送给我能接触的同修，有的接，有的不接。其中一位，我们在她家窗口喊了很长时间，都能看到她坐在炕沿上，可她就是不应声。没办法，我们只好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由于那时还没有路灯，我不小心被路边堆放很久的沙子堆绊倒，狠狠的摔了一跤。当时疼的我半天起不来，女儿使劲拽我。回家后，看到衣服摔破了，右小臂磨破出血，右肩膀摔的不敢动。经过学法炼功，伤痛很快就好了。后来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才明白。师父说：“一草一木都被另外空间邪恶的生命附着体，你走路那树枝都会抽你脸，那个草都会绊倒你，空气中都充满了邪恶。”（《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悟到这是邪恶干扰阻挡，不让大法弟子形成整体。

又一天晚上十二点多，我拿着叠好的真相资料走出家门。抬头望着那深邃的天空，繁星点点，心情说不出的感觉，格外的好，格外的高兴。我迈着轻盈的脚步，稳稳的将真相资料放在住户的门把手上。周围的环境非常的静，我边发边祝福世人一定看真相，不要被谎言欺骗。很快就发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高兴的蹦了起来。我感到自己这时才象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没有辜负师父的巨大付出。

第一次发真相资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感觉、那心情至今记忆犹新，永不能忘。后来我又到外地印了四百份真相资料，和同修夫妻二人配合，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顺利的发给有缘的世人。

那时还不知否定邪恶迫害，光知道高兴了，生出了欢

喜心，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警察查到了我们第一次复印资料的复印社，老板娘把我们说了出来，我和同修夫妻遭非法抄家，被关押在看守所一个半月。

二、放下亲情 柳暗花明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第一个星期，就遇到了暴风骤雨似的亲情关。

星期一上午，我娘家哥、我丈夫、女儿，还有大姑姐、大姑姐夫、小姑子及亲朋好友十几个人，到看守所探视，其实是劝我放弃修炼。一见面，大姑姐就哭着跪下来，求我签字，不要炼了，要考虑家人，考虑孩子。我不为所动。大姑姐夫又说：“你不用吱声，点头就行。”我也不点头。他们劝了半天，这时我哥气的吼了起来，骂我，说我自私，没有亲情，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周围站了好几个看守所狱警，他们在察言观色，看我什么表现。我暗暗的求师父帮助我，不要被亲情所动。

我丈夫一句劝说的话也不说，因为我炼法轮功后他受益了，挽救了濒临破碎的家庭。女儿就一直默默的流泪，趁大人不注意，跑到我跟前，轻轻的问：“妈妈，你这样做，对吗？”我坚定的说：“妈妈没有错。”她默默的点点头，说：“那你一定要坚持啊！”听了女儿的话，我感到很欣慰。其实，我最惦念的就是女儿，她小小的年纪离开妈妈，该怎么办？看到她这么好，我知道师父在管她。狱警看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就停止接见，让家人们走了。

星期三上午，丈夫、女儿、小姑子再来探视。一见面，小姑子就逼我女儿给我跪下，求我不炼了，签字回家。女儿说什么也不跪，也不劝，小姑子就捶我女儿的后背，把女儿打的直哭。我丈夫拉开后，说他妹妹：“打孩子干什么？”我也直喊小姑子：“为什么打孩子？”女儿哭着说“要跟妈

妈一起进去（进号房）”，值勤狱警一看这架势，赶紧推我进去，这一次接见草草结束。回到号房，我哭了，我心疼女儿，知道女儿受了很多委屈。这时我又想到，女儿是大法小弟子，师父一定会管她，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星期五上午，父母二老亲自来接见。那天上午狱警告诉我接见，我想，会是谁呢？出来一看，是我爸、我妈。父亲、母亲苍老了很多，头发花白。记的父亲的眼珠原来黑白分明，现在黑眼珠变成了灰白色，面容憔悴。看着父母，我心里一阵难过。父亲刚说了几句话，就哽咽了，说不下去了。母亲没有说话，就是掉眼泪。我一阵阵心酸，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我极力的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因为接见室里有很多警察在看，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掉眼泪。我在心里再一次求师父帮帮我，顿时我感到心平静下来。邪恶一看无计可施，就撵我年迈的父母走了，我又被送进号房。

一个半月后，我和同修夫妻三人堂堂正正的走出看守所。回家后，看到父母、丈夫、女儿及家人都很好，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们。师恩浩荡，无法报答！

三、短短的五天进京上访

一个半月后，我哥把我从看守所直接接到他家，帮他秋收干活，没让我见女儿。那时我多么的想见女儿呀，想象着见面时的情景，想着女儿一定更懂事了吧。我忍着思念，干活时不停的背《洪吟》、《论语》等经文，不再想她。终于干完活了，我可以回家了，我的心早已飞到女儿身边了。见到女儿，看她还是那样活泼、可爱、聪明、倔强，学习还是很好。我由衷的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再以后，通过大量的学法，我和同修夫妻都觉的应该去北京证实法，但机缘一直不成熟，没去成。

一天，同修夫妻二人去公安局取被非法抄走的大法书，被警察非法扣留，给了所谓的两条路：一、直接拘留。二、每人交五百元押金，给五天时间上访。同修以到我家借钱为由，告知我此事，警察一直跟着他们到我家。钱交上后，同修夫妻到我家交流：让我们上访？哪一级地方政府敢受理法轮功的事？这不是明摆着点化我们进京上访吗？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决定当晚就走。

当决定要走的那一刻起，我开始紧张，心哆嗦，手脚也哆嗦，我强忍着，让自己努力镇定下来。我烙了很多饼，带着路上吃。女儿放学回来后，当知道我们要去北京时，她说她也要去，我问：“你不害怕吗？”她说：“不怕。”正好我也不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爸爸在外地干活，就决定带她去，她高兴极了。那年她刚好十岁。

吃饭的时候，我怎么也吃不下去，一口也咽不下去，勉强喝了一点粥，只等同修夫妻来，计划着天黑后怎么走。当时觉的空气都凝固了，心情很压抑，觉的时间过的非常慢。好不容易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同修的丈夫叫了一辆出租车，迅速开往外地。我们一行四人没进火车站，又直接打车到了更远的外地，在那里我们才坐火车到了省城。省城有同修接待，为我们准备好了横幅，每人一条，都放在自己的袖筒里。

在省城火车候车室里，检票准备上车时，我们被当地警察拦截，同修的丈夫被按住。只见他用力拽住两个警察的衣服，为我们拖延时间，让我们快跑。由于检票，过道两旁到处都是行李。人流往前走，我们逆着人流往回跑，但到处是行李箱挡着我们，跑起来很难。女儿小，被绊的直吵吵。还好，在这排椅子的另一边是靠墙的过道，我们三人翻过椅子，跑在没人的过道上就快多了。由于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从哪儿往外跑，但我清醒的知道，与进候

车室的人相对而行，就能跑出去。我左右手分别拽着同修和女儿，生怕把哪一个丢下。我们跑啊跑，那场景如同电影里演的那样惊心动魄。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我们终于跑出了候车室。我的心感觉提到了嗓子眼，咚咚的跳。

天下着鹅毛大雪，辨不清方向，我们急忙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努力想起了一个地方，这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个边远小镇。司机不愿去，嫌太远，又下着大雪，路很滑，我们说多给钱也行。到了小镇，我们不敢靠近有灯光的地方，在无人的地方徘徊，这时我还是很紧张。过了一会儿，女儿突然说肚子疼。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疼的越来越厉害，甚至直不起腰。我们找到车站的厕所，女儿说：“便不出来，就是疼。”同修说：“这是邪恶干扰，不让我们去北京啊。”我心里也很纠结，一方面我们都是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人，另一方面我还带着女儿，这路上还有警察的围追拦截。我问女儿：“咱们是回家，还是去北京？”女儿蹲在地上，小声且坚定的说：“去北京。”

我慢慢冷静下来，考虑着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师父给了我智慧：不走大站。我们在小镇火车站买了短途车票，到了一个较大一点的城市，已是深夜。下车的人不多，很快车站就没人了，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又不敢和陌生人说话，怕碰上便衣。正在我们踟蹰不前的时候，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跟着我们，问：“住店吗？”我说：“不住。”我怕是坏人，拉着她俩赶快走了。我们打听到了票房，准备看看车次，这个女人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主动告诉我们坐什么车到什么地方，说的很详细。我们表示感谢。在商量车次时，我们向四周一看，那个女人早已不见踪影。我恍然大悟：这是师父派人来指点迷津的嘛！真是谢谢师父了！

我们没有买去北京的票，买的是去北京途经的一个中等城市的票。在那里，我们休整了一下，简单吃了点饭。

下午去车站买了三张到北京西站的票。我们顺利到达西站。下车的人很多，我们不知走哪个出口，一个很有风度三十多岁的男子走到我们跟前说：“你们跟着我走。”我们三个人紧紧的跟在他的后边，顺利的出了车站。当我要谢谢他时，他也早已没有了踪影。夜已深，我们顾不上吃饭，赶快找旅店。在师父的安排下，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一个不要身份证的小旅店，这在当时真的是太罕见了。休息了三个多小时，趁天没亮，我们就悄悄的离开了旅店。我把剩余的不多的钱平均分成了三份，一人一份。想着一旦走散，各自好有钱坐车回家。我们谁都不说话，默默的做着一切。

大约上午九点多钟，我们坐地铁到了天安门，感觉天安门就在前面，可是就是过不去。这时看到不远处有个二十多岁的男孩，他告诉我们走地下通道的楼梯上去，就到天安门广场了。那天广场上的人不多，便衣警察很多，还有穿制服的警察，隔不远处就有一个。我们打算等广场上人多了再打横幅，可是人来了一波又走一波，始终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期间我们还遭到警察的盘问，便衣警察拿着呼叫机不时的朝我们看，我们装作是旅游的，还照了几张像。

大约十一点多，我们三人正在广场上走，突然看见我地的三个警察从斜对面过来，又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们一下又紧张起来，觉的再不打横幅就来不及了。我们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分开快步来到旗杆附近。我们三个人背靠背，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展开了横幅，我终于喊出了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呼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感觉那喊声响彻云霄！我的汗毛孔都开了，血往上冲。我觉的我的脸都红了，伴随着泪水，脸热热的。不到两分钟，多个警察冲上来，抢走了横幅。女儿的手被一个

警察扭到背后，嘴被警察用手捂住，我大声喊：“放开孩子！”这时，广场上不同地点都有同修站出来打横幅，喊声此起彼伏，真是震撼人心。

紧接着，警车呼啸而来，我们被强行推上车，拉到了前门派出所。很快被当地警察接回。在驻京办旅馆，警察非法审讯我们，对我和同修非法搜身，还把女儿单独领到一个屋里诱供。因我不配合警察的非法审问，被“610”主任狠狠的打了两个耳光。

在警察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为了阻止我们进京，派了很多警察，包括武警、交警等，围追堵截我们。我们还没到北京时，他们早已到了北京，在北京站堵了两天两夜，大多数警察被冻的感冒、发烧、咳嗽。而我们，尽管进京路上几经波折，但在师父的保护下，身体都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警察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在警察的一路围堵中，平安到了北京，来去五天。谢谢恩师！

结语

我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每当回忆起那些细节，多次泪流满面。

我修炼二十五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来，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因为有师父时刻在我身边，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暖暖的、稳稳的感觉。师父为度我们操尽了心，弟子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最近修炼有些懈怠，我要去掉这些人心，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坚持集体学法 坚持讲真相

文：吉林大法弟子勤修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我是七十八岁的农村老太太，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身体硬朗，满面红光，这都多亏了我修炼大法。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着。

一、师父一直看护着我

我虽然已经七十八岁，家又住在农村，但我一个人生活。农村人没有什么养老金，地又少，就靠三个姑娘每人每年给我个千儿八百块钱就够了。我的生活很简单。我虽然一个人生活，却不觉的有多大困难，也不用儿女们操什么心，因为我有师父管着。我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到现在，从来不用看医生，也从来不象常人那样，每年都要花大笔的医药费。

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求师父，慈悲的师父总会帮我解决。有一次，我到大地去捆苞米杆子，准备做柴烧。五百米长的地，我捆到一半就捆不动了。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得捆到头啊。现在我就捆不动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天黑我也到不了地头啊！”这时，我立即来了精神头，浑身有了力气，很快我就捆到地头还不算，又捆回半趟子地才回家。

我知道，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有时还安慰我。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那时候，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同修们都在背诵师父的《洪吟》，我不识字，不会背。晚上睡觉时，我就急的偷着哭。在梦中，师父就安慰我：“别哭，慢慢的随着大家念、背，你也会背下来的。”我不急了。就在那时，我会背师父的《洪吟》了。从那时起，我从不间断的每天都背一遍《洪吟》。

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我被迫写了那些大法弟子不该写的东西。我觉的我错了，我愧对了师父，愧对了大法，我就拼命的哭。看我真心认错，我做梦时，师父安慰我说：“别哭了，就是个过程。”

我小孙子三岁的时候，我炼功时手触到了地上，小孙子就马上提醒我说：“师父告诉你手不能划地。”

二、坚持集体学法，坚持讲真相救人

师父说：“所以学法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的正念，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从法中来，所以大家再忙也不要忽视学法。”（《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我也很重视学法，就是自己不识字，学法会比其他同修困难，我就更加重视集体学法。以前，我曾经去一个离我家十里地的同修家学法，用不了一小时我就走到了。我每天往返要走二十里的路，一学就是十年，而且是天天都去学。

由于自己的努力，我早就能通读《转法轮》了，但我还是非常渴望参加集体学法。我读错了字，就有同修帮助纠正；有什么问题，还能与同修及时切磋。所以，我不嫌远，不怕累，走多远我也去参加集体学法。

师父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所以我从来不敢忽视学法。

师父在《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地，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像。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份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

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在。”

我悟到，师父特意说到大陆大法弟子，我也在其中，所以我一定要重视起来。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到大街上去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了完成好这一伟大的使命，我克服不会写字的困难，与同修配合。我讲完了，同修就帮我把名字记下来。

为了不耽误时间，多年来我午夜十二点发完正念，就开始炼功，天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就准备早饭。之后，我就步行五里路，到城里的同修家，这样能赶上早上六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就与同修到大街去讲真相。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着，也不执著能讲多少人。有时一上午就劝退三个、五个人，我也不嫌少，当然明白真相的人越多越好。师父希望我们救人要争分夺秒，所以救人还真得抓紧。有一天，我和同修给南方来的两个做买卖的小姑娘做了三退，她俩第二天就回南方了。

因为经常讲真相，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什么情况都会遇上：有人得救后，会千恩万谢；有人拒绝真相，会张嘴骂人；有人仇视大法，要举报；有时会发现被便衣警察跟踪，等等。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所以都是有惊无险。

走出去救人时，各种负面思维、怕的物质就都没有了。虽然我已经是接近八十岁的人了，但走起路来多远都不怎么累。到家后，用不了多一会儿，就休息好了，该干什么照样。

三、修好自己，做合格的炼功人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一定要正”。我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这样才能提高，才能长功。尤其是面对邪恶骚扰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修炼的心。

有一次，突然一帮人闯入我家，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咋能不炼呢？”来人说：“都不让炼了，你咋还炼哪？”我大声回答：“不让炼能中吗？这么好的功法，咋能不炼呢？”来人说：“别吵吵！别吵吵！”说了几句话，他们赶紧走了。

今年我的园子要种玉米，我提早就嘱咐儿子早点种。儿子不着急，我不与他争，儿子不和我住一个地方。过些日子，儿子帮我把玉米种上了，但是却没来的及备垄，儿子就外出打工去了。这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活，我没有埋怨儿子，心想：“我是炼功人，有师父帮我，什么七十岁、八十岁的，那是人的观念。”我就一人把整个园子的玉米备好了垄。

修炼中总会遇到一些超常的神奇事：有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法，就听师父告诉我：“你兄弟一会儿要来了。”我弟弟不住在我们地区，结果没多会儿，弟弟真的来了；还有一次，我打打坐，就觉的自己去了南天门，在那里还看见两条大龙；一次，打打坐，就觉的从我的体内出去一个人。我问她：“你干啥去？”她好象告诉我她要看看师父的法船来没来。

还有一个事儿也挺有意思：我花一元钱买了一个小闹钟，使着使着，后来就不走了。我不舍的扔掉，就放在厨房的角落里了。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就听见“滴答、滴答”的响声，我寻声一看：是我的小闹钟又开始工作了。

说起来，神奇事可多呢。现在我稍一不动，就会感到身体在转，炼功时尤其明显。我就尽量抑制，也不起作用。有同修告诉我，说是自己的功显现到表面身体的感觉，不用管。

就说这些吧，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中学教师在校园证实法

文：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六十四岁，退休前是中学教师。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此后，在我退休前的近十年里，我堂堂正正的维护大法，给本校的学生和教职工讲真相。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了，我向师父汇报那些年自己在工作单位证实法的几件事。

（一）阻止学生答诬蔑大法的试题

二零零二年春季的一天，本校初三学生进行中考模拟考试，我是监考教师。这届学生有八个班，约有四百名学生。在政治科目考试时，刚发完试卷，与我在同一个考场监考的同事向我招手，她让我看一道试题。我一看，是诽谤大法的试题，是最后一道大题，分数还挺重。这位同事明白大法真相，我谢谢她告诉了我。

我转身往外走，同事拦阻我，没拦住。我想：怎么办呢？绝对不能让学生答这样的试题，这是在毁众生，是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去找谁呢？对，就去找一把手校长。当时，这位校长来我校任职才半年。

我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里面有校长和一位校工，这位校工正在给校长修理书柜。我对校长说：“校长，我有事想单独找你说。”校长示意校工出去。我马上对校长说：“现在正考政治，里面有诬蔑法轮功的试题。”校长说：“都是买来的试题，让学生练练，万一中考有这样的题呢。”

我说：“不能答这样的题呀。大法师父说天上的神佛都在看着下面的众生在干什么，都在记账呢。法轮功是被诬陷的。（中共）历次运动都这样，先搞宣传，栽赃陷害，再动员全民批判。批判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后来又给平反，政策多变。”校长笑了，说：“你对重大问题很有见解，我考虑考虑。”

我谢过校长，回到考场。我坐下来，发出强大正念：绝对不允许邪恶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个学校的场由我说了算。请师父加持弟子，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又去找校长，看见校长正在同教务处主任说话。我说：“校长，现在都开考二十多分钟了，一会儿学生就答到这个题了。”校长说：“知道了。”

我又回到考场，继续发正念。不一会儿，我就见教务处主任手里拿着十几张字条，给每个考场发一张，让监考教师把字条上的内容写在黑板上。与我一同监考的同事接过字条，在黑板上抄下了这句话：“第五道论述题，不许答！”同事写完这句话，立刻转身，笑着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就这样，及时避免了数百学生犯下诽谤法轮大法的重罪。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我第一次走出校长办公室时，几个与我要好的同事正聚在一起，商量上哪去找我，因为与我一同监考的同事告诉她们，说我出考场了，不知去向，她说别让我“捅娄子”、“惹祸”。

她们看见我从校长室出来，都大吃一惊，说：“我们核计你怎么也不能去找校长呀，别的校领导那儿我们都去了，都没有你。我们寻思你上哪去了呢？”我说：“就找校长才好使，才能解决问题。”事后，同事们都纷纷称赞我有勇气，有“力度”。

第二年，我被校长提拔为英语学科组教研组长。

（二）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相

1. 最后一课

一九九九年秋季，我接了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工作。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我时不时的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讲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由于我坚修大法，后来学校不让我当班主任了，只让我任这个班的科任课。但学生对我依旧信赖，师生关系依然很好。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是这届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天。该班的最后一堂课本来应由别的老师来上，但由于那位教师有事，改由我去代上。上课时，全班同学一致要求：“老师，这是我们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今天就别上课了，您给我们讲故事吧。”我说：“好吧，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修炼的故事。”这时，全班四十多双眼睛同时去看墙上的监控器。我说：“同学们，不要怕，老师走的是最正的路，做的是最正的事，所以大家不要怕。”接着，我开始讲了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及历史上的几个谜。接着，我讲到法轮功。

有学生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就给学生讲了自焚伪案的疑点：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怎么背灭火器巡逻？刘思影喉管被切开还能唱歌？等等，同学们都惊叹不已。

最后快下课了，同学们纷纷要求：“老师送我们一句话吧。”我说：“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离校了，你们要永远记住我送给你们的这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就这样，这届学生上完了初中的最后一课。

2. “老师，我是说‘鞋掉了’”

虽然学校领导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不让我任班主任了，但由于我的教学成绩优异，学校连续多年让我教初三的英语课，给中考把关。我想这也是师父让我接触更多的学生。每学年的新学期，我都会面对陌生的学生，我也都是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与学生拉近距离，然后在课堂上讲大法真相。我给每届学生讲真相，除了单独讲外，主要是在课堂上讲。因为单独接触学生的机会和时间有限，而在课堂上讲就不会落下一个学生。每次讲真相，我都是借着一个话题、一个因由，循序渐进的、自然而然的引入讲真相内容。

记的有一届学生的其中一个班，我接课已经一个月了，一直也没有机会讲真相，我就求师父加持自己。有一天是我的晚课，我正在讲课，就听一个学生在底下说：“×教，×教。”声音虽说不大，但全班还是都能听见。我一看，是一个小个子的男生在说话。我马上接过话头说：“同学们，可不能乱说呀！”接着，我就开始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了半个多小时，学生们都屏住呼吸，认真听。我讲完后，全班学生给我鼓掌。

下课了，我正往外走，那个小男生跑过来，对我说：“老师，我不是说‘×教’，我是说‘鞋掉了’。”我“哦”了一声，看着他笑了。感谢师父让我听到的是这个词的谐音，给了我向学生讲真相的机会。

一天，校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以后上课注意点，现在什么样的家长都有。”我明白，是不明真相的家长上校长这儿“告状”了。我不为所动，一边发正念，一边不失时机的继续给校长讲真相。讲完真相后，我说道：“校长，你看我炼法轮功，身体好，从不请病假，也不缺课；而且学校有什么好事我都不争，我什么时候为了个人的事、为了利益来你这儿找了？我让你省心。”校长听了这番话，很高兴，满脸笑容。我趁势给他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同意退出中共组织。

3. 明白真相 学生选择善良

这些明白真相的学生毕业后，无论是继续学业的，还是参加工作的，都能对法轮大法有正念。一个暑假，我教

过的一个学生来学校打篮球，那天正好我值班。他见到我，十分高兴，说：“老师，我就想今天到学校要是能见到某老师该多好，我真的如愿以偿了。”他说自己正在读研究生，导师是德国人。他经常与这位德国导师谈国际大事，也谈到信仰。他告诉他导师我的为人、我的情况等。他还告诉我，他非常感激我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使他没有被欺骗。最后他说：“老师您非常善良，我也要象您那样生活、工作。”

还有一个男生，有一天到我家告诉我，说他现在没找到工作，社区说让他监视法轮功学员，说一天给多少钱，他没答应。他说：“象您这样的好人，让我去监视、跟踪，我才不去呢。”我鼓励他这样做是对的，是正义之举。

三退大潮开始后，我地区同修们纷纷走出家门，在大街小巷讲真相，劝三退。一天，一位同修告诉我，她劝三退时，碰到一个小姑娘。同修说到法轮功真相，对方马上提到我的名字，说她当年的班主任就是炼法轮功的，她知道法轮功的事。同修劝她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她欣然同意了。

（三）大法弟子做到先他后我 教职工同事明真相

反迫害开始后，大法弟子遵循师父的指引，开启了讲述大法真相、救度被中共邪党谎言蒙蔽的众生的义举。一开始，我也不怎么会讲，有时甚至带着对中共的气恨讲。在之后的学法修心中，我渐渐的知道怎么讲了。由于自己在工作中纯正的表现，给讲真相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教职工同事都明白了真相。也有不接受真相的同事，给真相信也不看。我不为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所动，就按师父说的做，始终慈悲的与他们相处，为日后他们得救打基础、做铺垫。

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所以慈悲众生嘛，不能说看了就慈悲、不看资料就不慈悲了，那也

不行啊。(笑)救人嘛,就得耐心,所以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嘛。”(《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大法弟子开始劝三退,我抓紧一切机会。没课时,我就到各办公室走走,看见办公室人少或单独一个人时,马上搭话劝三退。我校大门距离教学楼有五、六分钟的路程,每天在早上和中午上班时,在大门口遇见同事,我都主动与他们同行,这样走到教学楼时,基本就讲完了三退。在不长的时间内,我校有一半以上的同事都退出了中共组织。

这里提一下几个与我有心性摩擦的同事,我是怎么与她们相处,劝三退,展现大法弟子风貌的。

1. 同事A

同事A与我教同一个学科,年龄比我小,平时我俩很好,我在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帮助她。后来为了孩子,她想调入重点中学,她需要试讲,但怕讲不好,要我帮忙。我竭尽全力帮她设计教案,做课件,授课的每个环节都给她出主意。她试讲成功了,调入了重点中学,她非常感激我。

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由于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她也听说了。我想到她还没有三退,就想去她家讲真相。我给她打电话,说要去她家,她答应了。可等我第二天去之前再往她家打电话时,是她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去外地学习了,不在家。”我放下电话,有些心灰意冷。之后她也没给我回电话解释。想到我对她曾经的付出,我有些难过,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应该对众生产生怨恨。中共多年的强权高压,使中国百姓内心都有恐惧,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要体谅此时众生的心态。

后来,我又回学校上班了。一个冬日的下午,市内有一部份英语教师都到一个中学搞教研。我去了,她也去了。我跟她打招呼,她看见我也很高兴。由于座位不挨着,我

给她写了个字条：“散会一起走？”给她传了过去，她接过字条，马上向我点头同意。散会了，我俩又走到了一起。她是坐公共汽车来的，我们就往公共汽车站走。我开始耐心的给她讲三退是怎么回事，她听的很认真。她坐的公共汽车来了，可她说：“我不上车，等下一趟吧。”我们继续唠，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了。这时，夕阳西下，天色已渐晚，她依依不舍，非常愿意听我讲，最后她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

2. 同事B

在中国大陆的事业单位，评定职称是件大事，特别是高级职称，常人都是脑袋削个尖往里钻，甚至争的不可开交。学校更是这样，但每年的高级职称名额都很少，有时是一、两个名额。每到评职称时，够条件的同事都纷纷拉关系，送礼；有的还来硬的，扬言评不上要怎么样。

同事B是“工农兵”大学生，由于在校时没学到什么，教学能力较差，一直没有评上高级职称。在她退休前的一次职称评定中，她很激动，非评上不可。但校领导说不能论资排辈，评定职称不看年龄，就看教学成绩。当时我是本市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又是学校的英语学科组教研组长，校长话里话外也有意让我和另两个骨干教师评上，可这位同事B找到校长大闹。

她知道我也是她的竞争对手，所以那些天对我很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末法时期的人把物质利益看的比什么都重，中级职称与高级职称的工资待遇相差较大。她都要退休了，还没评上高级职称，她受不了。我能感受到她的苦衷，于是我向她表示，我愿意让她评上，我会投她的票。我自己还年轻，赶趟。她很震惊。

第二天，她对我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不争利益啊！”最终，她和另两个骨干教师评上了高级职称，她满意的退

休了。一天，我在校门外遇见她，给她劝三退，她同意退出中共组织。

3. 同事C

同事C是我校数学组教研组长，比我小很多，她儿子曾经在我任课的班里。当年她儿子小学五年级读完后，听说我从初一开始任课了，就没让她儿子读六年级，直接上了初中，就是为了能让我教她儿子英语。她儿子没有参加过任何英语补习班，只是在学校课堂上由我教英语。结果，孩子的英语成绩很优秀，在班里名列前茅，比其它科成绩都好。她对我十分满意，也在许多场合赞扬大法。

大约在二零零八年的高级职称评定中，这位教师也非要评上。她甚至去威胁校长，说如果评不上就怎么怎么的。其他参评教师也都去找校长，校长很为难。我听说后没有去找校长，随其自然吧。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教师评上了，我又一次落选。就在她评上高级职称的当天，我与她在楼梯上遇见了，她有些尴尬。我立即握着她的手，真诚的说：“你评上了，我祝贺你！只要你好，我就高兴。”她感动的没说出话来。

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见她一家三口人，他们一家人见到我很高兴。她本人和儿子我都已经给他们做了三退，这次遇到她丈夫，我就给她丈夫讲三退。还没等她丈夫表态，同事C马上替她丈夫说：“退，你就给他退了吧，他是党员。”她丈夫笑着看着我，认同了。

4. 同事D

同事D也是英语教师，平时我们相处的很好，很早她就做了三退。在有一年的高级职称评定中，她非常想评上。个人述评时，我俩是坐在一起的，可是到了民意测验投票时，她突然离开座位，坐到离我较远的座位上了。我一惊，但

立刻明白她是不想投我的票，又不想让我知道。因为我的条件很优越，如果我评上了，她可能就评不上。我没有一丝怨恨，我知道这就是末法时期人类的状态，本性都是为私的。事后，我对她依然友好。这次她评上了高级，我再次落选。得知她评上高级职称后，我立即去找她，真诚的向她祝贺，给她道喜。她非常感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同事D在什么场合都维护法轮功的声誉。只要有人说大法不好，她就跟人理论，谁说大法不好都不行，领导在场她也敢说。她对大家说：“我认识三个法轮功学员，一个是我家老冯（她丈夫）单位的某某。老冯说就某某干活好，总是埋头干活，从不多说话；一个是我大哥单位的某某某，管理单位的食堂，让大家吃的干净，吃的便宜，吃的好；还有咱校的某某某（我的名字）。你们看，他们哪个不是好人？！”

同事D住在高档小区，我经常给她看真相册子。她看完后，都在小区内发放了。她还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大大方方的摆放我送给她的明慧台历。她十多年前患宫颈癌，当时已是晚期。由于她堂堂正正的为大法说公道话，师父给她延长了寿命，她至今仍健康的活着。现在她已经退休。前些天，我给她送去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

后记

后来我由于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入狱，所以直到退休仍是中级职称。当时的那位校长在我校任职十年，虽然没有给我高级职称，但对我的教学能力和人品都很器重，也认可大法。他几次抵制了当地派出所、国安局等部门到学校对我的骚扰；我遭受冤狱后，他保留了我的公职，使我到了退休年龄得以顺利的办理了退休。

二零二零年夏天，中共社保部门以我曾经入狱为由，

停发了我的退休金，我一直给相关部门人员讲真相。现在我靠给两个学生补习英语维生。我的内心是阳光的，也没觉的苦。

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使弟子走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给了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和宇宙中所有神都不曾有过的荣耀。在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时日里，弟子要多学法，保持清醒，一定要修炼如初，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用慈悲的胸怀救度家人

文：陕西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今年七十岁，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年了。下面我把我们这个大家庭成员如何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救人从身边做起，开创修炼新环境

我想丈夫是我身边最近的人，那我就从身边的人做起吧。我修炼后身体发生的变化，丈夫看的最清，受益最多。但他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不能和他提及一切与神佛有关的话题。我一提他就急，态度蛮横。

我第一次给他讲真相、让他退出中共邪党时，他对我大吼：“少给我说这些！”板着脸，很生气的说我没事找事。他从没有和我这样讲过话，我当时确实生气了，就不理他了，心想不退算了。但转念一想：不行，我还得救他，这万古机缘不能让他失去了，我的使命不就是救人吗？以后再找机会，一定要救了他。如果我连他都救不了，那别人我怎么救啊。师父不是讲慈悲众生吗？我们身边的人缘份是最大的，不能因为他对我生气，我就不救他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电视里报道这里有灾难、那里出事的，就和他边看边说《红眼石狮的故事》。他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一脸轻蔑的说：“你学你的，我弄我的，死也是我的事，少管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知道为了救人不能急。

丈夫出身干部家庭，他父亲就是教授中共邪党理论的。整个家庭都受中共邪党理论洗脑，自以为是，别人说什么根本不听，就他们一家人绝顶聪明，感觉特好。

看到他那么顽固、执拗、一根筋，我也挺无奈的。但我心里想：一定要救他！

一天，我们边吃饭边聊身边发生的事情。我说：“因为你是我的亲人，有了危险，我首先要告诉你，让你平安。如果你是我，你也一样会这样做的。你不会明知道有危险，而置我于不顾吧。现在我明明知道前面的路是断头路，有生命危险。虽然你已经坐上了危险的列车，但车还没有开，我怎么能不管不救你呢？”说着说着，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大灾难、大淘汰的画面，此时我泪如雨下。

我回顾了我学法后身体和性格的变化。我是在全身病痛无药可治、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有幸修炼了大法。不长时间，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患有的血液病、胃病、妇科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肺部免疫功能障碍等多种病，都奇迹般好了。这个过程丈夫是知道的。

接着，我讲师父教导弟子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最后返本归真。要求炼功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一个最好的人。我就是学了师父的法，照大法的要求做，我的身体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中共邪党迫害修佛修道之人，天理不容，人不治天治。现在天象在变化，如果不三退，生命就真的很危险。我的一席话说完，眼泪还没有干，一看他也满眼是泪，他感动的说：“好，好，就取个‘常安’的名字退了吧。”

放下积怨，公公三退，婆婆走入修炼

丈夫家是干部家庭，公公婆婆不认可我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儿媳妇，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特别是婆婆从中作梗，总在丈夫跟前找我的事，说我的坏话。尤其是无中生有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作风不好。我特别

生气，丈夫就劝我不和她一般见识。虽然没有和婆婆公开吵闹，可我心里特别难受，怨恨她败坏我的名誉。

我们结婚时，没有住到婆家。次年我怀孕，同时丈夫要上大学。快生小孩的前一个星期，婆婆打电话催我丈夫早回学校，说不要因小失大。我怀孕期间，因严重贫血住院，血色素只有3.8克。医生担心我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可婆家从不关心过问。在婆婆眼里，顾两条人命是“因小”，晚去学校是“失大”。我当时很愤慨，觉的她根本无视我和孩子的存在，不顾我们的死活。任何事情我都能理解、忍让，唯独这件事情，我实在接受不了，心里一直积怨很深。修炼后，我一直想化解我和公婆之间的积怨。

师父说：“我那天给大家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哪你就成不了佛。一个神或者一个修炼中的人怎么能把常人当成敌人呢？怎么会有敌人呢？当然你们现在还达不到，你要慢慢的达到。最终你要达到，因为你的敌人是常人中的人，人怎么能成为神的敌人呢？怎么配成为神的敌人呢？”（《休斯顿法会讲法》）

我明白了，一个修炼人要以救人最为重要，要慈悲众生，不能把常人当成敌人，何况修炼人没有敌人。师父的法让我放下了多年来压在心里的积怨。

二零零五年，公公突然中风住院。我打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让他看，并让他默念，公公的身体恢复很快。出院后，我把公公婆婆都接到我们家来照顾。我用慈悲的胸怀、祥和的言行善待公公婆婆，生活上精心安排，细心护理。一切为他们着想，吃、穿、用安排的妥妥当当，家里所有杂事我全部包揽，毫无怨言，从不计较。

以前我的身体状况他们最清楚，看到我各方面的变

化和我的善行，公公婆婆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我给他们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给公公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又给他看了《转法轮》，他看的很认真。问他看后的感受，他说：“书很好，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在婆婆的协助劝说下，公公也退出了中共邪党。因为他明白了真相，说：“大法好。”就这一句公道话，当时生命垂危的公公又活了五年，离世前没有任何痛苦，无疾而终。

婆婆也得法了，并在大法中修炼了数年。年轻时漂亮、爱美的婆婆，老了佝偻着身子，背还驼着。学法、炼功后，她的背也直了，气色也好了。

在政法系统工作的哥嫂一家三退了

丈夫家兄弟三个，哥哥在市检察院工作，嫂子在市人民法院工作。他俩职务都不低，是中共邪党的忠实信徒，受中共宣传的影响最大，毒害最深。什么神啊、佛啊、鬼啊，他们感觉真好笑，斥之为“迷信”、“傻啦吧唧的”。再加上他们干的职业，让他们接受大法好，做三退，真是很难。

我用了循序渐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修炼后，没有跟他们直说，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讲大法好，讲大法的神奇。我们妯娌相处的很好，互相之间从不说是道非，遇事都处理的很好。

嫂子很担心我的身体，我就说：“我现在学了一种功，很好，只是没有给你们说。”她说：“不管什么功，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就行。”于是我就用给丈夫讲真相的方法给哥哥和嫂子也讲了一遍。哥哥听完真相，马上说：“退，退吧。”嫂子迟疑的说：“就这样退了？”我说：“当初对血旗发誓，说的话是要把生命献给它，跟它走。我们必须废除毒誓，否则，它干的坏事就有你一份。神佛看人心，

自己真诚的从心里退出来，也不需要给单位申请，用笔名、化名都起作用。退了保平安啊，生命多重要啊，不能给它陪葬，退出来，大淘汰来了与你无关，保平安多好呀。”哥哥说：“这是大事，退，快退了吧。”就这样，哥哥嫂子各自起了化名，做了三退。

二零零六年七月暑期，哥哥的儿子从广州回来看望老人，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劝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他说他知道大法受迫害，学校有人给他讲过。我赶快说：“那就退了吧。”有同修在前面作了铺垫，侄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弟弟、弟媳一家得救了

弟弟是广州一所大学的特岗教授，经常出国。弟媳暑期回家了，走时我们开车送她。在路上，我给她讲了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以及我修炼后的变化。她看到我的变化很高兴，很认同大法。因为时间短，来不及劝她三退，留下了遗憾。

二零零七年十月中旬，哥哥嫂子想到广州给儿子装修房子。当时丈夫退二线，在家休闲。他和我商量也想去广州转一转，这正合我意，我正想找机会给他弟弟全家人讲真相，劝三退。机会难得，我好高兴，感谢师父的安排。

到了广州，丈夫和弟弟有事出去了，我赶快给弟媳讲退党大潮和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她很爽快的说：“好，把我们一家三口都退掉吧。”我说：“那他们得自己同意退出，才起作用，否则退了也没用。”弟媳说弟弟很犟，不敢保证，她跟儿子说说没问题。我很高兴弟媳得救了。

晚上弟弟送我们回宾馆，路上我跟他他说：“这一趟我们是专程来看你们的。主要是让你们知道，我身体好了

是因为学了法轮功。电视说的都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是用真、善、忍指导做好人的。因为中共迫害修炼人，天神震怒，要灭它。只要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必须退出来，生命才有保障。你们快退出来就安全了，我已经给弟媳退了……”弟弟听到这，立刻变脸，很生气的说：“你怎么破坏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不听你这些！”

我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为你们好。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退出来，就有神管你们了，多好。”他铁着脸，不高兴的说：“不要你管那么多，管好自己就行了，你们和这个政府作对……”丈夫看到弟弟生气了，不但不帮我劝弟弟，反倒斥责我没事找事，和弟弟一个口吻的训斥我：“少说这些，他们都是头脑的，不是小孩子，能分清。”

弟弟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讲过话。我修炼法轮功后，各方面都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对谁都好。在整个家族中，我口碑好，他们都很敬重我，连丈夫都佩服我，可是他们今天一反常态。这时师父的讲法打入我的脑中：“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我想救人的过程，也是自身修炼升华的过程，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不能忘修炼自己。我冷静下来向内找，他们这样对我，是我自己没做好，有漏，没有把他当作要得救的生命，而是用情的方式做事。由于弟媳退的干脆利落，使我起了欢喜心、做事心，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挡住不让弟弟得救。当悟到就是这些人心在干扰我救度众生后，我即刻发正念：为了众生得救，我要去除这些人心，放下情，彻底解体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

与因素。我有师父管，有漏，我会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任何生命阻碍我救度众生。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管我，我只听师父的，只要师父的安排，其它任何安排都不要。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态度也是迫于中共迫害的形势，担心我被迫害。因为公公、婆婆曾长期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公公曾被打成右派，撤职降薪、遭打压二十年，至一九七七年才得以平反。婆婆在中共篡国后一直受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父母的遭遇，令他们三个儿子也受到牵连，哥仨个个聪明，尤其是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被周围人公认为天才，提起他们都会竖起拇指夸赞。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一个也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弟弟对中共邪党没有好感，不管走到哪个单位，杰出的他都被劝入中共邪党，他都理智清醒的推却。但是他从小加入过中共的团、队组织，发过毒誓，兽印没有抹去，还是中共邪党的一份子。不退出来，最后还是不能得救。看到他不听不信，倔强执拗，我只好沉默不语，另找机会了。

二零一一年底，弟弟、弟媳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去广州过年。我一路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救了弟弟。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婆婆的帮助下，最后我终于把弟弟劝退了。让他明白了退出中共的组织不是参与政治，是远离灾祸，是当前人生最大的事情，千百年等待的就是这一次机缘。这一次，他笑着对我说：“谢谢。”我说：“应该谢谢大法师父。”同时他儿子和他家的保姆也顺利三退了。

堂弟一家六人明真相，得福报

丈夫老家的堂弟一家六人，也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下

被我慈悲劝退了。堂弟有一个养猪场，那年正好猪瘟严重，我让堂弟媳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照做了。她家的猪远离了猪瘟，年底出栏的猪还卖了一个好价钱，家里家外一切平安。

堂弟媳年年都要住医院，这年破天荒的没有再去住院。三退后，他们真正得到了大福报。

娘家人相信大法是救人的，中共邪党是害人的

二零零六年六月我回到娘家家乡，给我弟弟、妹妹和哥哥们洪法。有了前边讲真相的经验，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和大法的美好，讲了师父传法的神奇故事。讲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电视里的所有不实之词全部是栽赃陷害，全是假的！因为中共迫害修佛修道之人，神佛震怒了，要灭它。以前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要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它，你就是它的一份子。如今神要灭它，不退出来就会给它陪葬，所以必须三退。同时我讲了三退的方法：神佛看人心，不需要给谁申请，也不需要找组织，心里明白了，说出来“我愿意退”就算数。

我结合着各种预言和当前的天灾人祸天象，使他们明白了三退的紧迫性。中共的邪恶大家深恶痛绝，因为人人都有被中共迫害的经历。我一家一家的讲，住了五天，讲了五家，除了没在家的人外，全都三退了。

娘家弟弟三退后，当年受益得到福报。听他说，晚上酒后带着他的同事骑着摩托车回家，在家乡的大桥上连车带人摔在了大桥的人行道边沿，安全帽都撞烂了，人却没事。我说：“那是因为你三退了，大法师父保护了你，否则后果就太严重了。”他很相信。

我又给他讲了我在修炼中的故事，他听了很想修炼。

我说：“修炼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能视为儿戏，想学我可以帮你。”他想了想，坚定的说：“要学。”我说：“好，我回家就给你准备资料。”一个星期后，弟弟得法了。

妹妹的得法经历更是奇特。妹妹三退一年后，妹夫骑摩托车带她出去玩。半路上，妹夫头一晕，摔在路边。摩托车车把将妹夫的胸肋打断了三节，内伤很重，医院三次发病危通知，都是妹妹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请师父救命，妹夫才转危为安，所以妹妹很相信大法好。

妹妹看到二哥从做手术回到离世，没有疼痛的感觉，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都是大法师父一直在替他承受着痛苦。”她觉得很神奇，说她也想修炼。还说：“我以前咋就没有想到也学法炼功啊！”我说：“以前是机缘未到，现在想学，你这就是机缘到了嘛。”师父看她修炼的心很坚定，就安排她得法了。

妹妹很精進，虽然文化成度不高，但是很用心，经常学法到深夜。她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很快师父给她清理了身体，原来她腿不能走远路，现在走多远也不累，在法中修的很坚定。她说：“谁也别想挡住我修炼的路。”

妹妹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明白真相后，也三退了。他平时出车心中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妹妹儿子的职业和婚姻问题都得到了师父最好的安排，事业平顺，家庭幸福。妹妹的孙女学习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妹夫从下岗（失业）到办理退休，都圆满解决。十几年来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他们都得到了福报。

我是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我们家族的人算在一起，也是好几十人。我都现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使他们真正相信大法是救人的，中共邪党是害人的。他们都有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经历，所以对真

相他们个个相信，人人认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没有任何阻碍。共同认识到天灭中共是迟早的事，是它自己把自己打倒的，罪有应得。

我此次之行，使大家都听明白了真相，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